

林语堂小说集

风声鹤唳

上海书店



88892

林语堂小说集

风声鹤唳

上海书店



200189606

沪新登字119号

风声鹤唳

林语堂著 张振玉译

上海书店出版
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影印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3 1/4
1989年10月第一版 1992年3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 3501—8500

ISBN 7-80569-111-8/I·33

定价： 5.30元

嘴裏含着煙斗，雙手插在褲袋內，博雅悠哉地走出東北城郊的「親王園」，準備去陪好友老彭吃晚飯，這已經成爲一種習慣了。沿途是相當荒涼的地區，必須穿越幾片荒地。

北平的十月天，通常都是乾爽宜人的好氣候，晚風略顯寒意，和戰爭爆發之前並沒兩樣。秋天的太陽把泥土晒成乾灰色。現在是黃昏時分，石膏色的牆壁與屋上的瓦片在微柔的光線下，和禿禿的地面融合爲一體，迅速籠罩的夜色將遠方的稜線吞蝕得更模糊。四周一片死寂，幾盞街燈尙未啓亮，幾隻烏鴉在附近樹枝呱呱嗚叫打破沉靜，如果仔細傾聽，可以聽到一座將入夢的城市發出微弱、幽遠、喘息且和諧的聲音。

博雅在暮色裏走了四分之一哩，只遇到兩三位返家的窮人，他們頭垂得很低，和他一樣默默地走著，手裏提著油壺和荷葉包的晚餐。一位穿著黑色制服，面帶倦容的警察站在街角，友善地和他說話。死寂的氣氛很恐怖，就像和平一樣；而和平與死亡氣息卻又如此相似。但是他卻喜歡選這個時候出來散步，享受涼爽刺人的夜風，城市生活奧秘逐漸在他身邊顯現，加深的樂趣。

2074/27

一直走到南小街，他才看到了生命的跡象，街燈長排開著，專為窮人而擺設的小吃攤上油燈，正在黑夜中閃閃發光。這是一條又長且窄，沒有鋪設柏油的小巷子，僅僅十到十二呎寬，南北向，與哈達門街平行。老彭的家就在這條巷子附近，距離東四牌樓不遠，在更南面的住宅街，目前大部份已被日本人佔用了。沿路有多輛黃包車慢慢走著，部份熄了燈靠在路邊歇息。為了省油，車夫只有等客人雇車後，才肯點起油燈。

往左轉，他到了老彭家，巷道窄得連一輛黃包車都難以通過。四周好暗，到這時他差一點撞到了門階。

他在大門的鐵環上敲了敲，隨即聽到裏面有咳嗽聲，他知道是老彭的老佣人。

「誰啊？」老佣人喊道。

「是我。」

「是姚少爺？」

「嗯。」

又是一串劇烈的咳嗽聲，門鎖慢慢拉開了。

「老爺在嗎？」博雅問。

「他今天早上出去了，還沒回呢。進來吧。秋天的夜真是冷。他會回來吃晚飯。」

博雅穿過庭院，跨入客廳。簡單的傢俱，顯得屋內相當空曠，一張廉價的漆木方桌，幾張鋪上深藍布墊的竹椅，以及一張搖搖晃晃的舊扶手椅，一看就知道是花幾十塊錢到回教市集上買來

的二手貨。每次博雅一坐上去，彈簧就咔嚓地響，陷向一過。布套上有幾個香煙燻爇的煙孔，每當他一變換坐姿，就能感覺裏面的鋼絲動來動去。每次老彭需要輕鬆一下，就坐這張椅子。幾個湘妃竹製成的書架排列在北面牆邊，上面雜亂地堆滿了書籍、雜誌和唱片。書木種類均屬特殊，由家禽、養蜂到佛教書刊皆備。博雅曾注意到一本翻舊了的「楞嚴」佛經，知道老彭是禪宗佛教徒，但是卻奇怪何以彼此間從未討論過佛教。屋子角落有一架漆了鮮紅色漆的唱盤，與其它的傢俱顯得十分不稱。

木桌上擺了兩份碗筷，小茶杯，白鐵酒壺，和擺個三吋長的小養子，上面裝有醬菜和生薑，但是飯菜尚未上桌。博雅知道老友等他吃飯，有多小個夜晚，就在這張飯桌上，兩人用這些茶杯對酌，談論戰爭和政治，直到喝過頭了，彼此就相對飲泣。然後他們閉口不發一言，繼續喝酒。愈喝淚水愈多，兩個人甚至互坐對視半個小時而不說一句話，他們盡情揮淚，傾聽對方呼吸聲。據說人在憂愁時喝酒流淚是有好處的，他們正需要這樣，也喜歡這樣，尤其當廿九軍撤走，北平淪陷的頭一個禮拜，他們更常如此。古人稱這種方式的喝酒為「愁飲」，但是博雅和老彭自己再加了個「對」字，稱之「對愁飲」。隔天，其中一人會向對方說，「我們昨夜的對愁飲不是不錯嗎？你很憂愁，我一看你的臉，便忍不住落淚。事後我覺得好多了，睡了個好覺。」最近他們沒有這種習慣了，但是只要一塊吃飯，仍小喝幾杯。

老佣人端壺熱茶進來，倒了一杯說，「老爺快回來了。」

博雅坐在咔嚓響的扶手椅上，拿起上面放的報紙，準備看報。但不久這份報紙就從手中滑落

到地面。他坐著默想著一件奇妙的事情，這件事對他而言較報上戰爭的消息來得更重要。自從幾年前認識老彭後，這個人就深深吸引住他。很難相信如此空蹟的屋子內住著一位如此無名的偉人，這是他所認識唯一快樂的人，既無妻子也沒小孩。過去博雅從未結交過這樣的朋友，一個瞭解自我，孔老夫子所謂「無憂無懼」的君子人。

北平人並不認識老彭，他沒特殊事蹟，他的對外活動一再失敗。過度的熱誠結果往往是幻滅，並耗掉了他一半財產。十多年以前，他就想到在北平種蕃茄。因為當時沒有第二者會想到這念頭，他確定會這是賺錢的好主意。理由既簡單又清晰，北平——當時還叫北京——有產甜柿子；蕃茄別名「西紅柿」；因此北京應該長得出甜蕃茄來。他忽略了柿子長在大樹上，蕃茄卻長在小樹上。北京不長蕃茄，起碼在他的土地上就長不出，於是蕃茄園教他賠了好幾千塊。他的下一個投資是進口來亨雞，用魚肝油當飼料，但是所生產的雞蛋太貴了，無法和一堆錢五十枚的土產雞蛋競爭，土產雞蛋在夏季甚至一塊錢可以買到一百個。他毫無運銷成本的觀念。接著而來的空中樓閣是養蜂釀蜜，又是北京人民未想過的念頭。在一連串的冒險失敗後他學聰明了，將所剩餘的財產全部存入銀行，再也不受失望打擊，無憂無慮地過日子了。博雅叫他老彭或彭老，老朋友們常如此互稱。

老彭的太太在十年前，老彭三十五歲的時候就過世了。老彭曾自告奮勇地教她學校用的三十九個注音符號，結果卻徒勞無功。他的英雄氣概十足；買回學校用的圖表掛在牆上，又親自在符號邊上加註圖說，他太太也極英雄式地奮力學習那三十九個符號，卻始終無法學會。拼音不懂需

要想像力，並且需要一點抽象的思考力。她雖學過了符號的發音，然而老拼不出字音來。口一么三個注音符號湊在一塊硬是沒法唸成「鳴」音，一點法子都沒有。看到老彭艱辛地教他忠實舊式社會的脾太太，真令人同情，看到遠遠學齡的她還拼命學勺女口亡，更教人感動。

「口一么拼起來是什麼？」他太太老是問道。

「口一么鳴」他幾乎說了五十遍。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因爲如此所以口一么就唸『鳴』。」

「這是什麼外國玩意？我搞不懂。我喜歡孔子的漢字。天就是天，地就是地，你一學就會了。」

「不過去一么拼起來就是『天』。」

「別把我給搞混了。我不學了。」

「妳一定得學。這就是教育。」

「就把我也當做你的失敗之一吧，我的好人兒。我就從未反對過你經營蕃茄園和養雞場什麼的。現在讓我停吧。」因此他只好放棄了。不過，他說和不識字的太太上課很有趣。他太太過世後，他慎重地埋葬，從未有過再娶的念頭。

此後他曾嘗試改善符號寫法，使之連鄉下人都易懂，但他又失敗了。

由於外頭活動均歸失敗，北平人都不認識他。他有一些政治圈內的朋友，也認識一些黃埔軍

校畢業生，他和廣西柳州的白將軍私交很好，都是廣西同鄉。但是他從未想過投身政壇，這是他聰明之處。若非現在發生這場戰爭，他將會默默無聞死去，可能也不會寫下這個故事了。

已經七點了老彭還沒回來。博雅極幣和老彭談談，有時都快耐不住了。自從北平淪陷他的親人南遷，博雅已經無人可談了。他通常白天待在室內，感覺像個伴屍留在自己的花園住宅中，只有到晚上他才冒險溜出門，來看老彭。在他朋友面前，他感到可以盡情暢談並被瞭解，能夠提出問題並得到肯定答案。由於他的寂寞加深了他們的友誼，他極盼與老彭交換意見，聽他的意見，並得到忠告。

很多人都認為博雅是個執椅子弟，一個典型的富家少爺，整日混跡脂粉羣中，他知道這是他所作所為的應得結果。他想起今天下午和梅玲會面的情景。這幾天他已覺得愛上她了。不曉得老彭對梅玲看法如何。他倆生活大不相同；他年輕高大，稱得上英俊瀟灑，自幼成長於豪華氣派的大富家庭中，對藝術、文學、生活情趣都有講究的鑑賞力，老彭則是一個苦行者，外表邋邋又不重物質享受，一個四十五歲的獨身主義者，生活避開所有女人。然而他卻察覺在老友身上有個偉大而慷慨的靈魂，心智有些不切實際，心靈卻和孩子般溫柔。博雅的稟賦與修養極佳，善於交際，對於女人瞭解廣泛，自他祖父姚老先生處承襲了些許神秘氣息。這使他和老彭相類似，讓他能夠立刻瞭解並欣賞老友稟賦上所不同的特質。老彭差一點就能改變他嘲諷人生的態度，還長他如此才智和環境的年輕人所難免的發展傾向。

有一次老彭招來附近四、五個學生，其中還有幾個是學徒，在他自己的家裏免費教課，結果

爲他帶來數不清的麻煩。他再一次試諷教授注音符號，但是一些店主抱怨說，他們的學徒從此逃避早起幹活了，另有部份人發現他們學得不是孔子的正規漢字。他們一個接一個退出，最後只剩下二十歲的笨青年留下。博雅看他每晚坐在那兒，用功苦讀，老彭則以無比耐心試圖在他閉塞的心智中注入慧光。因爲現在他是唯一的學生，又要求教導一千個漢字，老彭擔負這件繁重工作努力地教導，他知道即使運氣好些也要六個月的時間才能教完。小伙子坐在那兒學習寫字，握著的筆似有百斤重，在燈光下額頭不停淌汗。

「何用之有？」博雅問道，「浪費每晚最寶貴的時光給一個什麼都學不來的笨腦袋，就算多了一個這種人會讀會寫，對整個社會又有何益呢？」

「親愛的朋友，你看不出其中的意義，我卻看得出，」老彭回答說。「你看不出這個人的心靈變化。這是一個正在奮鬥的心靈。何以他的生命就較你來得沒有價值呢？你能說出其中差異嗎？他很笨。他卑微。前兩天我失去耐心問他是否仍想學完。他簡直嚇壞了，求我不要中輟他，我看到他眼中的淚光。他說他無法花錢上學，這是他唯一的機會。『怎麼回事？』我問他。他原本本告訴我，他愛上一位鄰居的女兒，除非他學會讀和寫，否則別想娶她。你知道這事對他的意義？如果藉著我的努力幫他娶到這個女孩子，對他的未來又有什麼影響？你們有錢人家有時花上千元、萬元去娶個女孩。何以見得這件戀情對他而言價值會略遜於我們任何人呢？你能告訴我其中有何不同嗎？有些人甚至情願爲愛自殺呢。」

「你認爲你一中斷課程他就會自殺？」

「或許不會。但可能改變他一生——那個女孩也許不會嫁給他。」

就這樣老彭繼續教了他六個月，從冬天到春天，只爲了使這位誠實的笨小子能娶到老彭素未謀面的女孩。冬天的幾個月裏，老彭買了頂帽子作禮物送他，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頂。在結婚當天，老彭穿上最好的長袍參加婚禮。以「老師」身份介紹給新娘，新娘謝謝他，老彭那時發現她輪廓雖好，卻是個麻子。他有些失望，但是對自己說，「還有什麼關係嘛？麻子通常都很精明。這還是個有野心的女孩子呢。」女孩有幾佰塊錢，這就是何故她還能自己選丈夫的原因，婚後她開了間店給他。笨小子結婚那天戴着這頂帽子，此後只有重要場合才戴，也不再買第二頂帽子，以感念恩師的德意。老彭獲得小倆口終身的感激與忠心，覺得他六個月連夜的辛勞都有了代價。

沒啥事可做，博雅眼光落在書架上的「楞嚴經」上。對老彭性格上存有的神秘感促使他翻開書，瞧瞧佛教對老友的性格究竟有何影響。他很快地翻著書，發現裏面全是有關生、死、憂患和對錯誤認知的感覺等。但是一大堆的梵文姓氏和術語使他沒有辦法讀下去。如同在閱讀一份密碼電報，或是一個中國人在看一份日本報紙一樣。當他正要閣上書本，放回原位時，突然看到第一部份的「姪女」字樣。他稍看了一會。那是一段故事敘述文字，很容易讀。他順著書頁讀下去：書中提到一羣會集在佛祖面前悟道的聖者。佛祖心愛的門徒阿難陀，那位聰明的年輕人一直仍未出現，但是已在城市中四處行乞：

「阿難因乞食次、經歷姪室、遭大幻術、摩登伽女以娑毗迦羅先梵天呪，攝入姪席，姪躬擁

摩，將毀戒煙，如來知彼姪術所加……坐宣神呪，敕文殊師利將呪往護，惡呪消滅，提獎阿難及摩登姪女，歸來佛所。」

他將書放回原位。日後每當想起這個故事，就感覺老彭是文殊師菩薩。

X

X

X

陷入沉思中，伯牙沒有注意到時間的消逝。老彭回來的時候已將近八點了。

「抱歉我回來遲了，」老彭道，焦慮的高音調，帶點女性化，和他的高度、尺寸頗不調和。他的聲音平常很低，但是激動時，和孩童般尖銳，顯得很緊張，有些句子說起來由高音起，而由低音結束；有時候他的聲音裂開了，很像聲帶同時發出高低音來。在他情緒愈激動時，由高音到低音的變換就愈頻繁，那時高音就會有些不靈光，低音倒不會。他穿著一件褪色的舊棉袍，兩邊經過整季的塵土，已經有些破舊了，他的外表不吸引人，與不凡的身材無法聯在一塊。由於近視，他臉上掛著一幅銀邊眼鏡，予人認真感覺，高高額頭上佈滿了銀紋，更加深這份印象。他前額微禿，稀疏的灰髮長地披在腦後，不分邊，使他的高額頭更加醒目。這是最實用的髮型，根本不用梳；也可以說，他習慣一面說話一面用手指撥髮，等於每天都梳上了千百回。他四方臉，稍微胖了些，有一種安祥認真的表情，笑口常開，顴骨高，眼睛深陷，鼻子平廣，嘴巴的形狀很討人喜歡，中間突出，兩邊向下彎，像煙魚唇似的，下巴寬廣低垂。臉上的肌肉所形成的線條和溝紋，顯得又親切又和善。面頰的膚色既平滑又白皙，在他這種年紀極為少見，由於他本來天生鬍子就不多，於是聽任薄薄的短髮長出，自成一格，也不常修剪，以致於短鬚兩邊便像括弧般圍繞

中央部份。當他笑容時，雙唇往後縮，露出粉紅色的上牙床和一排整齊的牙齒，由於抽煙過多而泛黃了。然而在他臉上總有法國人所謂的「意氣相投」的和善感覺，加上高高的額頭和粗粗的灰髮，他的臉更予人有一種屬於個我的精神美。有時候，當他談到自己喜歡和感興趣的事物，靈活的嘴唇便形成一個圓圓的隧道。他在穿著上唯一受到西方影響的，就是那雙特別寬大的皮鞋，這是在當地訂做的，他堅持腳趾必須要有充足的空間。「是腳來決定鞋子的形式，而非鞋子決定腳的大小，」他說。他從來不懂把鞋帶綁緊，所以常常停在馬路中央繫鞋帶，也學會不繫鞋帶慢慢慢慢地走。有一段期間，博雅還曾看過他一雙鞋根本沒繫鞋帶在四處逛，就只爲了鞋帶斷了而他就從未想起要買，最後博雅便買了一雙新的當禮物送他。

老佣人端盆熱水進來，放在靠近唱機一角的臉盆架上。當老彭神彩突突大聲地洗的時候，佣人忙著擺上飯菜。

「你辦好了？」博雅問道。

「嗯。給我兩千塊錢。」他的朋友回答說，扭著毛巾。他似乎不想多說。

「做什麼用？」

「她需要彈藥。她必須把彈藥送到西山去。」

博雅先坐下，老彭也到了桌邊，他的臉色清新愉快，一心急著想吃東西。

「她說東北大學有很多年輕學生和老師準備加入，但是他們都沒有槍。」

佣人來倒酒，博雅看了看老彭，又看了看佣人。

「沒關係。這世界上再沒有比他更忠實的僕人了，」老彭說完又接著說。「我憎恨這種殺戮。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樣到鄉間看看，看看什麼事發生了，恐怖屠殺造成的無家可歸景象，你就會明白我們的同胞必須要有自衛的能力。我對人們唯一只感興趣的是——他們的遭邊。這不是兩軍作戰。這是強盜行徑。毫無防禦力的摧毀，一個個村莊完全被燒燬。」

他們舉杯，默默喝了一陣。

「你有什麼樣感覺？」老彭追溯著，繼續他的話題，「如果你看到路邊殘缺不全的少年屍體，枯槁的農婦屍身，有的面孔朝上，有的面孔朝下，他們犯了什麼錯而遇害呢？而且孩童、女人、老人、年輕人，全村無家可歸，在路上流亡，不知何處是歸處！你自己說，這些可憐、和平的受難者何辜呢？你答不出。你乾脆不去想它。這就是我為什麼回來。好多事情要為他們去做。」

「你打算做什麼呢？」

「一點點。我擔心只能做到一些。我用盡全力也只能幫助少數幾個人。問題太大，一個人絕對解決不了。好幾百萬的難民前往內地又要住那呢？但是我們可以幫助幾個人，幫助他們活下去，為人類犯下的罪惡來行善事。我要把我所有的錢統統帶到後方，同時看看我能做些什麼。我提醒你，這些都是人——兄弟、姊妹、丈夫、妻子、祖母——都想活下去。這是我的職責。我不像你，我毫無牽掛，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，停留在任何需我停留之處。」

博雅受到震撼。他從來不曾以如此人道與個人的類點來看戰爭。他分析地注意戰況進展，他研究地圖，估計戰鬥中的兵力，分析蔣介石的聲明，並預測可能的發展，從而訂出自己對這場全

盤戰爭的戰略計畫。沒有一項細節，沒有一次戰役或軍隊的佈署，曾逃出他的關心。他得到一個結論，那就是固守上海是戰術上的失策，絕對支持不了多久。在他的戰爭大著眼點中，甚至還滲入不可估量的軍力——民衆士氣的力量和敵軍在北平等地的行爲。這些使他獲致了一項樂觀的結論，那就是按照他的戰略觀，日本永遠不能征服中國。他頗感欣慰的是，過去和蔣介石委員長作對的廣西李將軍和白將軍，不但組成聯合戰線，並將他們的廣西部隊全部投入了抗戰行列，尤其被誤認爲漢奸，在廿九軍撤退後接掌北平的張自忠將軍，喬裝成弔喪子騎腳踏車逃到了天津消息，更令他又驚又喜。這給予對自己的戰略觀更具信心和勇氣，也唯有如此的全民一心，才能支持戰略獲勝的觀點。這是哲學化，純戰略性對戰爭的觀點，但是事實上，他的長期戰爭戰略涉及城市的燒殺，無數人的無家可歸，他可從來沒有想到像老彭一樣，用純人這觀點來看戰爭。他的心智，有著神秘的傾向，只看見羣體而未見個人，在兩個國家意志衝突中，他視百萬人民的南遷爲全國性的戲劇，他從未看作是人類的戲，演員都是「兄弟、姊妹、丈夫、妻子和祖母們。」

當博雅聽到老彭說出這些字眼，這場戰爭立刻地成爲個人化、活生生了，沒有一樣東西可以冷靜地分析了。他突然間看到，這些不斷遷移、奮鬥、生活、歡笑、希望和垂死，迎接艱苦犧牲的無數難民，每個人都要扮演一齣熱烈的人類生活劇，有著戰時愛人、親友間離別和團聚的奇妙歡樂與失望。似乎他所有的推理、廣袤、地圖、戰略都只是一種非個人的愛國主義，由智戲份子所產生的，像簾幕般，使他避開任何種類的個人行動。他智性因迷惑看不到的地方，老彭卻用心靈感受到了，此刻正以簡單、親切、令人難以抗拒的方式傳達給他。他想要分嚐這場人類戲劇和

冒險。他本能地喜歡上這項行動的未來希望，這些能滿足他高大身子的內在需要。他的眼睛閃耀光芒。

「告訴我打算幹什麼？怎麼做？到那裏做？」

「我要到內地去，那兒問題最嚴重。那裏是最能行善的地方，可以救最多的人。」

「戰線上？」

「嗯，戰線上。」

「而你没有計畫，沒有組織？」

「沒有。我不相信組織。對我而言沒有委員會，由一個人坐著計畫，卻叫其他人去完成。除非和人民生活一起，一個人又如何能事先知道那兒最需幫助，要怎樣幫法呢？我不要人命令。」

「這樣做對國家又有多大利益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但是多一個小孩得救也是一件大好事。」

「個人的生命真有如此重要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對真理作歸納和辯論是毫無意義的，但是一件真理在給予真誠聲明時刻，並將付諸行動，發言者的面孔和聲音就會有著無比的力量和真實感。

「你什麼時候動身？」

「一拿到錢就走。銀行業務瓦解了。我只能將錢匯到上海。」

吃過晚飯博雅點上煙斗，靜坐沉思。老彭站在房子中間抽煙，靠近燈光看報。除了報導日軍勝利的「都美報導」外，沒啥新聞可看。他把報紙放在桌上，在房間內踱來踱去，然後再點上根煙，坐到一張籐椅上，透過他的大眼鏡用，眼睛注視博雅。

「你知道這位姿老太太是個奇女子。她是個老女人，五、六十歲，她告訴我的，完全目不識丁。她躲在這個城內。我佩服她的勇氣。當我去看她的時候，她並沒向我求助。她只是需要，沒有人能夠拒絕她。」

「你答應給多少？」

「我答應籌兩千塊給她——我心裏也把你算計在內。」

「那不成問題……她打算到那去買彈藥？」

「就在城裏。彈藥一大堆，二十九軍拋棄的，被傀儡警察收去了。如果你找對門路付錢，你就能得到。她打算親自往山上自己隊部去。」

「她長得什麼樣子？是不是很壯，像我們知道的女土匪？」

「你完全錯了。她看來就像一位甜蜜、可敬的祖母，走起路來步伐穩健。」

「真了不起！」

「她是滿州人，自一九三二年起就從事這項工作。東北人已嚐過日本人統治，知道在他們底下是什麼滋味。我告訴她我在鄒縣所看到的情形，轟殺擄掠。她說這些事在東北已是老故事了，對中國而言還只是剛開始呢。她太瞭解日軍了，她還說了一件有趣的事。『該死的日本人比我們